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拜月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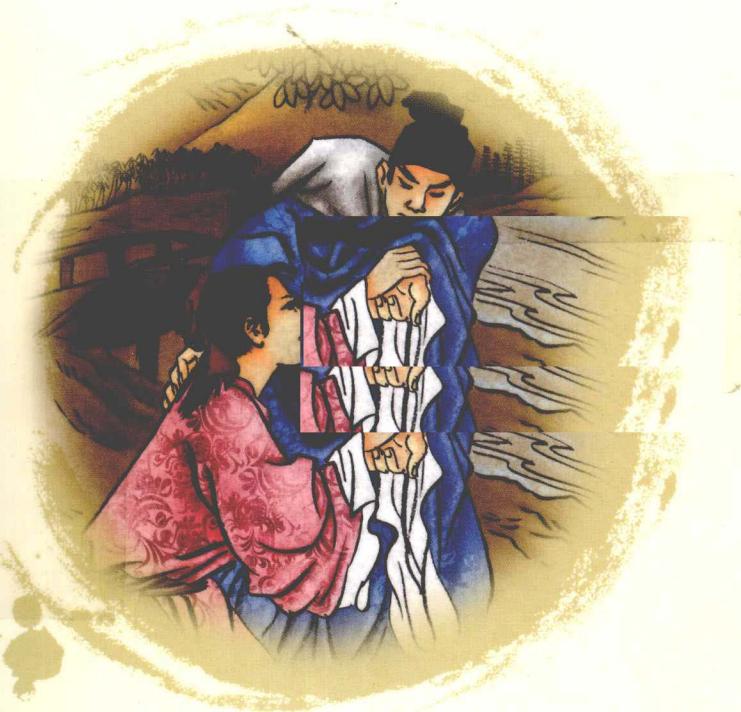
段萃
击组



原著◎
改编◎
施惠
陈圆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元金之际，战乱频仍。金朝丞相陀满海牙之子陀满兴福在家破人亡之时，孤身脱逃，亡命途中与书生蒋世隆相遇，结义为兄弟。蒋世隆在逃难途中，与其妹蒋瑞莲失散……



六 大 古 典 爱 情 名 剧 白 话 小 说

拜 月 亭

段 草 李 维

原著○
改编○
施惠
陈圆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白川
齋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月亭 / (元)施惠著; 陈圆改编. —2版.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12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ISBN 978-7-80598-089-8

I .①拜… II .①施…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8346号

拜月亭

原 著: 施 惠

改 编: 陈 圆

责任编辑: 刘幼生 杨 文

装帧设计: 天露霖文化

出版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政编码: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9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0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8-089-8

定 价: 192.00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拜月亭

前言

中国的古典戏曲，写得非常优美，故事情节动人心弦，引人入胜；文笔流畅，辞藻华丽，可惜典雅深奥，不大好懂。对白接近口语，问题不大，唱词则麻烦了，一般人阅读起来，即使能看“懂”，也是一知半解，身在“朦胧”之中。因之，影响了古典戏曲阅读的普及性。有些名剧如《西厢记》等等，托庇了戏剧演员经常演出的恩荫而流传不衰，但很大一部分剧目，几至于湮灭。

前人有鉴于此，一直在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而努力，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改编。实际上大多是根据原作在相近似的艺术门类中加以移植，如越剧的《琵琶记》，黄梅戏的《桃花扇》，再有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电影等等，仍然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近年来又有白话《西厢记》，但也很难断定改编与今译的成分哪个更大一些。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无疑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就这么两三部，数量少得可怜，大有“渺沧海之一粟”之感。一是翻译，这种方式不多见。笔者见识不广，只读过梦花馆主江荫香著的《桃花扇演义》，这部著作，是根据孔尚任《桃花扇》原著翻译过来的，它基本上保持了孔著原作的面貌，首先是不打乱原著的布局，回数照旧，连每回的回目名都未变更；其次是把绝大部分的曲子词都保留下。实质上是用文言文翻译了原作的韵文，在译者当时来说，这种形式显然要比曲调唱词通俗易懂。但对今天的广大读者，尤其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文言文代替古戏曲唱词，不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九十步与一百步的不同罢了，它也同样令人看不懂或一知半解。

江荫香先生用文言文翻译《桃花扇》，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



现在，时代变了，文言文已经过时了，就应该用现代汉语来改编翻译之，才能符合时代要求。

我们的这套丛书，都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改编翻译过来的。由于小说和戏曲终究不同，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在客观上存在差距，所以，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需要，对原作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增删。回目也没有完全依照原样。

这种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和适度的改编，我们也还是在尝试中，如果能荣幸地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接纳，那么，我们将接着去翻译改写其他古代戏曲名著。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现在认为元曲不易懂，文言文《桃花扇》不通俗，而用现代汉语来翻译改编，若干年后的“今人”，很可能看了这套丛书，而一样觉得不适用，那么，只好有劳其时的人再来改编翻译一过。瓜瓞绵延，代代相传，这也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目录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拜

月

亭

第一 章 总领题目	001
第二 章 陷害忠良	003
第三 章 燕京惊变	008
第四 章 文武同盟	012
第五 章 巫山云雨	023
第六 章 临危受命	030
第七 章 士女随迁	036
第八 章 相泣歧路	042
第九 章 计赚女贼	049
第十 章 火并贼首	056
第十一 章 绿林寄迹	068
第十二 章 旅途劫难	077
第十三 章 奉使和番	085
第十四 章 诛杀奸臣	091
第十五 章 旷野奇逢	097

第十六章	将错就错	103
第十七章	荒野情生	111
第十八章	书生活旧	115
第十九章	小姐讽古	124
第二十章	偷儿挡路	132
第二十一章	虎头遇旧	138
第二十二章	山寨盘桓	146
第二十三章	母女途穷	153
第二十四章	客栈酣饮	161
第二十五章	卧房口角	170
第二十六章	招商谐偶	177
第二十七章	会赦更新	184
第二十八章	抱恙离鸾	196
第二十九章	皇华悲遇	205
第三十章	逆旅萧条	214
第三十一章	兄弟弹冠	221
第三十二章	太平家宴	229
第三十三章	对景含愁	237
第三十四章	幽闺拜月	245
第三十五章	英雄赴举	252
第三十六章	客栈偷欢	262
第三十七章	推就红丝	270
第三十八章	请谐伉俪	279
第三十九章	相逢乍别	286
第四十章	洛珠双合	294

第一章

总领题目

却说大唐末年，各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各据一方，把个大唐一统江山割得四分五裂，兼且战火蜂起，兵戈不断，遂有后周、后唐、后晋、后汉、后梁五代与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之乱。只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驿起兵，黄袍加身，中国之邦才算出了个真命天子。大宋皇朝自宋太祖赵匡胤以下，历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八代，凡一百又二十五年。只是徽宗时，北边黑龙江畔却有个女真族崛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只用十四年就灭了令汉人头疼数百年的辽国，一时威势隆盛。又过了三五年，中原诸府、州、县数百城，悉被金人占了去。徽宗匆匆禅位钦宗，推让国事。饶是如此，徽、钦二帝还是被女真人掳了北去。中国由是划江而治，北为金，南为宋。

大金自太祖阿骨打立国，历经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末帝凡十世，共一百又二十年。这《拜月亭》讲的正是金朝宣宗皇帝时的故事。

金国后期与南宋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北边又有元蒙崛起。其大汗



铁木真何等了得，一统蒙古各部，兴兵西征，灭了西夏，直至如今的埃及、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宣宗皇帝正是坐卧不安，听奸臣谗言，夷灭忠臣陀满海牙九族，急急迁都汴梁。陀满海牙之子陀满兴福只身逃亡，幸得中都路秀士蒋世隆救助，脱了虎口，二人遂结为兄弟。这蒋世隆携妹子蒋瑞莲举家随迁，却为乱兵冲散，急切间寻妹子不着，倒寻了个当朝兵部尚书的千金小姐王瑞兰，救美人于虎口，结良缘于患难。而蒋瑞莲逃亡路中竟也巧遇尚书夫人，被收为义女，彼此相依。结伴到汴。不料那蒋世隆与王瑞兰正在一双两好，鱼水欢合之际，却被王瑞兰之父王尚书瞥见，心生嗔怒，活活将鸳鸯拆散，抢了女儿还家，可怜幽闺叹寂寞，却将心事愁婵娟。待国事稍定，天下大赦。蒋世隆、陀满兴福双双赴试，各夺文武魁首。

宣宗皇帝念王尚书和番有功，无子可怜，赐令招赘文武二状元为婿，由此引出这段巧事佳话。真是：

老尚书缉探虎狼军，穷秀士拆散凤鸾群。

文武举双第黄金榜，幽闺怨佳人拜月亭。

欲知分晓，各位看官不妨耐心看来。

第二章

陷害忠良

却说大金王国完颜亮于熙宗皇统八年(1148)弑君自立，改明年为天德元年。只因太祖起事北方，金国首都设在上京会宁府，僻处一隅，转漕甚艰，黎民多有不便。而燕京乃天地之中，故完颜亮遣左右丞相并诸路工匠，往燕京修筑皇宫，于天德四年冬迁都燕京，称中都大兴府。旧京改称北京，辽阳府为东京，云中府为西京，开封府(汴梁)为南京。及至后来完颜亮贪功南进，为乱兵所杀，完颜雍自立，是为金世宗。世宗与南宋签订和议，虽仍兵戈不断，毕竟小打小闹，中原百姓倒也过了五十余年安稳日子。不料此时元蒙崛起，铁木真东征西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锐不可当。于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春，将兵百万来围中都，把个宣宗唬得寝食不安，急招文武大臣廷前商议。

先时，陀满氏襄助太祖起事北方，灭辽侵宋，立国有功，乃受爵封，世世代代香火不熄，迁延近百年，到得贞祐年间，陀满五代孙陀满海牙，位居左丞，真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这陀满海牙，忠义耿直，每每犯颜直谏，故不为宣宗所喜。这日，宫中早朝，便匆匆赶来，商议对策，却见右丞相聂贾列已在表奏，请求迁都以避兵锋。表云：



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冒奏天颜，陛下恕臣万死。臣闻番兵犯界，成吉思汗率百万兵已入榆关，离我京都仅一百二十里。番兵人强马壮，铁木真骁勇善战，本国却是将寡兵薄，难以应敌。不若以故主绍王之女及诸多童男女许于番王，与之通婚，暂解缓急。而圣上亦宜携众臣百姓，迁都汴梁。此可上保社稷平安，下免生民涂炭。

宣宗问道：

“汴梁有何好处，可以迁都？”

聂贾列道：

“汴梁乃前宋京都，东有秦关，西有两隘，南有函谷，北有巨海。古人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乃可进可退可守之地，故可以迁都。”

宣宗闻奏无语，俄而叹道：

“汴梁地势，诚然不坏。只许女通婚一事尚须斟酌，你且退下，容众卿奏后再说。”

陀满海牙听得聂贾列要迁都，不由得无明火起，抢上几步奏道：

“臣陀满海牙，累世忠良，官居左丞之职，有事不容不谏。”

“所谏何事？”宣宗问道。

“臣闻番兵犯界，军马已到榆关，去城仅一百二十里，理当遣强兵良将，合力杀敌。今奸臣聂贾列妄言迁都许女，居心叵测。堂堂中都大兴府，乃吾大金首都，居天下之中，岂可随意迁得。若迁都南去，不唯天子蒙尘，生民涂炭，也难保社稷安稳，宗室齐全。于此不谏，不为忠臣。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君乃臣之首，臣乃君之肱股。君有诤臣，父有诤子，王事多艰，民不堪命。臣虽万死亦不敢不谏。”

宣宗道：

“只如今朝中少良将，各地勤王之师尚远，远水救不得近火。依卿之见，何人可为主帅，统领三军与番兵对敌？”

“窃以为陛下可以御驾亲征。盖番兵左冲右突，已陷我大金疆土无算，如今挟势而来，非御驾亲征不足于退敌。”

宣宗闻言，心中甚是不乐。原来这宣宗完颜珣本来不该做皇帝，却因尚书令胡沙虎弑卫绍王完颜永济，为胡沙虎所立。宣宗因此时时担心朝中诸臣多有心怀不满者，及陀满海牙表奏亲征，倒令宣宗以为

左丞心怀叵测。于是便问道：

“除朕以外，又有谁可以御敌？”

“陛下恕罪。臣闻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今臣举一人，乃臣之子陀满兴福。此子自幼熟读兵书，谙习武艺，六韬三略皆能，且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兼有三千忠孝军，人人勇猛，个个当先。若陛下另许以数万精兵，吾儿必退番兵！”

聂贾列正听得仔细，但听把他称作“奸臣”，便气得七窍生烟。此刻闻说陀满海牙举荐儿子主帅三军，便觉机会已来，慌忙奏道：

“奏闻陛下。陀满海牙私豢兵丁，是有无君之心，今又欲其子统帅三军，是如虎添翼。陀满海牙前此对陛下即帝位本有不满，陛下万万不可准奏。”

“聂贾列！”陀满海牙厉声喝道，“你何故坚欲迁都？”

“陀满海牙，你何故阻驾？”聂贾列还以颜色。

“你若迁都南去，却把江山社稷一时弃尽！”

“你若不肯迁都，敢是要叫陛下如赵宋徽钦二帝那般被番兵掳了去？”

“奸人可恶！”陀满海牙忿然叹道，“若无社稷，何来陛下？”

“陀满好没道理，若无陛下，社稷要来何用？况番兵须臾间即至，我们力寡难当。如今满朝大臣皆议迁都之事，你却挡驾！你可知昔日先祖居于上京，逢契丹来侵，太祖事之以妇女皮币不得免，事之以犬马珠宝不得免，无计可施时也只得迁都。”

“聂贾列岂可胡编故事！太祖贤明如尧舜，据寸土，提尺剑，威震四海。迁徙乃为扩地夺天下，而今迁都却为避敌，必致亡国。”

宣宗此时却缄口不言，不气不恼，静听御前二臣斗口。

“好你个左丞相，竟敢说陛下不如太祖贤明，这是欺君大罪，罪该万死。”

“陛下如准我奏，虽万死亦不辞。”

“陀满海牙，你许多年纪了，还来管这等闲事！”

“老夫偏要管你这等口蜜腹剑、擅权窃柄的奸臣的‘闲事’！”

“朝廷乃尊严去处，如何容你在此搬弄是非，全不识君臣大体。待你死时方知后悔已晚。”

“我便死，也是问心无愧，青史留名，却强似你要奸使佞，欺蒙



圣听，遗臭万年。”

“陀满老儿，且莫说什么百世呀万年呀，留芳呀遗臭呀什么的，先管了眼下性命再说。”聂贾列说着便向宣宗拜道：

“臣奏闻陛下，陀满海牙故意挡驾，陀满兴福刻意出兵，父子俩图谋不轨，居心叵测，望陛下明鉴。”

宣宗此刻虽不动声色，心中却早已拿定主意。铁木真之军，何等锐勇？号称百万，实则十五万，而京城禁军不过万余，若听从陀满海牙之言，御驾亲征，岂得生还？北宋徽钦二帝被掳之景，犹在眼前。果如聂贾列所言，做不得皇帝，要社稷何用？更何况陀满海牙犯上不敬，当廷咆哮，更不能听他的主意。当下，宣宗挥袖作色，道：

“朝廷威仪，岂容如此诟骂，二臣且退出午门外候旨。”

才待二人退出门外，一黄门早已执卷朗声宣旨：

“陀满海牙心有不满，语多不敬，朕念其祖上战功，本欲免其罪。今既父子存反叛之心，不杀不足于平诸臣百官之心，着金瓜武士打死。陀满海牙家口凡三百余，皆不分良贱，尽行诛戮，龆龀不留。就着聂贾列前去监斩。”

陀满海牙下跪听旨，但闻满门抄斩，又着聂贾列监斩，终是按捺不住，抬头高呼道：

“陛下莫听谗言！不可就此杀了俺全家，俺家有太祖临崩时所赐免死铁券，道‘见券如见朕’，免我陀满世代子孙每人一次死罪。”

“噢！有这等事？”宣宗一时语塞。

“只因我陀满世代忠良，从未犯过死罪，故亦从未以铁券示人。”

“陛下休听陀满海牙胡诌！”聂贾列道，“若真有铁券，且令侍卫搜他身，看搜不搜得出铁券。”

“可恶聂贼！太祖所赐圣物，岂有随身带着的？陛下不妨遣使往臣家中取看。”

“罢了。”宣宗道，“便真有铁券，也免不得犯上作乱之罪！御前侍卫！拿下看斩！聂贾列，领旨监斩。”

却说兵部尚书王镇，素与陀满海牙交好，如今见陀满海牙廷前死谏，冒犯天颜，自是性命难保，便为之求情道：

“陛下息怒。臣兵部尚书王镇谨奏，陀满海牙语无伦次，廷前咆哮，冒犯天颜，罪不容诛。念其家有太祖免死铁券，求陛下免其家口死罪，

以示圣上洪恩深厚。”

宣宗满脸愠色，说道：

“御前裁断，更改不得。卿等不得再奏阻驾、亲征及为陀满海牙求情，不然，与陀满海牙同罪处斩。”

朝堂之上顿时寂然，百官皆不敢再言，唯有太子完颜守忠出列奏道：

“父皇陛下垂听：番兵犯界，来势汹汹，父皇为社稷计，理当移驾别迁，然中都乃大金根本，不可轻与番兵。儿臣愿留守中都。儿臣在，城在；城不在，儿臣亦不在。”

宣宗闻言涕下，满朝凄然。

“想我列祖列宗，何等英勇了得，如今却落得如此地步！朝中百官领旨，朕不日迁都，凡都中百官部属、富宦乡绅并士农工商人等，一概随朕南迁。着右丞都元帅完颜承晖及尚书左丞抹然尽忠辅太子守忠留守中都。吾儿谨记，但守不得时，便回汴梁来，切勿死拼。朕体多恙，我大金道统尚须吾儿承续。”言讫又泣。

众臣见宣宗下泣，亦无不涕泪交流。但见整个朝堂上一片鼻涕眼泪，也由此见得金朝气数虽未绝尽，毕竟离灭亡之日已不太远。

真是：

早朝奏罢离金阶，戈戟森森列将台。

会施天上无穷计，难免今朝眼前灾。



第二章

燕京惊变

却说陀满海牙见自己即将被押去行刑，便高呼尚书王镇，聂贾列待要阻挡，王尚书却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左丞既已招罪夷族，但说几句遗言又有何碍？”聂贾列一时倒也无话可说，于是王尚书走到陀满海牙身旁，道：

“老相公有话但说无妨，小臣谨记便是。”

“王尚书务必为我传言，吾儿陀满兴福性情刚强暴烈，更有三千忠孝军个个侠义死士，我只怕兴福对抗朝廷，坏了我陀满家列代忠良名节。尚书为我传话，他若逃得命去，也便罢了。若逃不出去，亦万万不可与皇上军士对阵！”

王尚书闻言感慨万端，乃曰：“老相公放心去吧，我王镇自会相帮你儿子逃命，也使我大金忠义不绝了后代。”

聂贾列在旁等得不耐烦，一声吆喝，便有十个人高马大的金瓜武士分两列执棒而上，一边一个武士，出列先把陀满海牙做翻，扯下衣裤，露出白生生的肥臀瘦脊来。原来女真人习俗，人或有罪而需杖责，每每不打屁股而打脊背，以不伤其臀而可骑坐。及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后修撰刑律，因脊背近心，故用汉人制责打屁股。至于“着金瓜

武士打死”者，则毋论屁股脊背，一阵乱棒，顷刻间便是一命呜呼。然而武士行刑，其中大有讲究。或遇义士忠臣，凡三两棒，即令其脊断肺裂，窒息而亡；若遇奸佞小人，则尽打肥臀，辄三五百下，虽皮开肉绽而命仍不绝。各武士均晓陀满海牙乃一世忠臣，故皆用心行刑。两列武士尚未一人轮得一棒，可怜陀满海牙早已呜呼哀哉，然什人长犹不下令停止，是为王尚书腾出工夫好着人通风报信。

且说陀满海牙之子陀满兴福今年刚二十八岁，尚未婚娶，只因此儿生得强壮健硕，又逢时势多艰，界外番兵侵扰，界内盗贼蜂起，故一心放在强兵练武之上，全无半点儿女私情。幼时如楚霸王一般，但教习诗书，每每掷书于地道：“先祖不识得半个字，照样建功立业，似这般写来画去，何助于定国安邦？”其父训诫道：“武要习得，书更须念得。你看我治国平家，也不过凭了几卷书而已。”终不肯听。但练成武艺之后，却又道：“我武艺已胜过平常将帅许多，然武艺纵高，便敌得十人百人，也不过尔尔，何如韬略兵法烂熟于心，可敌得雄师百万。”及习兵法，果然聪颖异常，悟性非凡。每每借家中三千忠孝军模拟演习，辄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其时，因闻番兵犯界，正与忠孝军副统领李全分兵习战。

那李全本乃山东潍坊人氏，幼时正逢宋、金混战于山东一带，父母家人皆丧命于战乱之中，乃投奔陀满左丞所率之金军。只因左丞爱其矫捷敢战，不时擢升。一日，因孤身闯入敌寨，割敌首级十余，又生擒主帅回营，左丞乃提升他为副都统。庆功宴上与陀满兴福相遇，言谈甚是投机，遂结为兄弟，并被任命为忠孝军副统领。

两人正于碎石嶙峋的山野中鏖战攻伐，却有一个伍人长匆匆跑来报告：

“稟都统，恰才有一书生模样的青衣人，要小人将此简速呈都统，还说都统将有性命之虞。”

陀满兴福甚感疑惑，展开书简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尔父因谏阻迁都已于廷中为圣上着金瓜武士打死，临终嘱尔不得抵抗朝廷命官，监斩官聂贾列已率兵丁前来抄斩尔家丁口三百余并及忠孝军。尔可速逃！”

陀满兴福阅简未毕，便仰天一声悲鸣，昏死过去。李全赶紧令左右掐他人中，救其转醒，一边急令部下披甲上鞍，准备厮杀。



陀满兴福才转过气来，见状忙道：“贤弟不可造次。”

李全怒道：“你不‘造次’，朝廷却造你命来。他杀老相公，你我便领兵杀去朝廷，杀了昏君，哥哥你也做一做皇帝。”

“先父既有遗训，兴福不敢违拗，贤弟不如就此与愚兄一同逃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哥哥只管先走。我便在此挡他一挡，你既不肯反了朝廷，兄弟不反便是。待哥哥逃得远时，我再与众军士四处奔散，走了一个是一个。”

“贤弟……”陀满兴福有所不忍，“怎舍得弟兄三千，家口三百？”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哥哥莫做这般女儿模样。但往南去，兄弟若脱得命来，自往南去追你。”

李全说毕，便拔出一把贴身银柄短剑，赠于义兄，又着人随意找出几件细软着陀满兴福掖好，便催他快跑。待陀满兴福去得远了，李全即召集兵丁将领道：“老相公如此忠义，却被昏君打杀！昏君本不当立，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有不肯反的，就此速速散去！”

众军士皆知副都统从来说一不二，当下便有三二百人陆续散去。待想走的都走了，李全便传下令来：

“着耿格领五百兵马护卫老相公男女家属往北城门逃将出去，待出得城，令各散去，耿格等回城复命，若寻本帅不着，也可便宜行事。

“着刘二祖领五百兵马由正门杀出，直向昏君皇宫，若遇奸臣聂贾列，务取首级以祭老相公。有不力敌死战者，格杀毋论。

“着徐汝贤领兵五百，分兵袭取本城东、南、西三门，务必先取而后死守。徐汝贤谨记，守不得三门，老相公家属将无生还者！”

“着什人长一名，速写文牒说陀满兴福冥顽不化，不肯起义反叛朝廷，现已被副都统李全杀死，弃尸荒野。去城中各处张贴。

“本都统自领一千兵向御林军所在杀去。众将士留意，此役务须取胜，不胜则吾与尔等尽赴死地。”

诸将逐一得令而去，李全却招来一名与陀满兴福身材相类、面貌相近的兵士道：

“吾欲借汝一物使用，不知壮士可肯？”

“凡小人所有，将军但取无妨，便头颅也肯借。”